

如何以“算了，我来嫁。”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渴鱼》，已完结。

「算了，我来嫁。」

哥哥捏了捏我的脸，道：「既然妹妹不愿意嫁给哥哥，那，哥哥就嫁给妹妹，好不好？」

我咽了咽口水，看着身前衣衫半解，醉眼迷蒙的美人，腿一软，差点就要缴械投降。

「不不不！哥哥，我不愿意嫁，也不愿意娶呀！我们可是兄妹呀！」

他眸子暗了一瞬，捏着我的脸的力度大了些，「余儿，是你撩拨在先，现在却不肯负责了？」

「不行呀！我娘会打断我的腿的！」

他笑了，「好主意，那哥哥打断你的腿，把你藏起来好不好？」

「别别！」

我推拒着，他却把我往身前一揽，深深地吻了下来，吻得我差点断气时，才恋恋不舍地停下。

他半撒娇半威胁地凑在我耳边道：「亲也亲了，抱也抱了，哥哥不干净了，所以，余儿就答应了吧。」

《渴鱼》阴狠毒辣美人哥哥&不小心攻略了哥哥的小傻瓜憨甜妹妹，非亲生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我未婚夫的眼皮子底下跟别的男人欢好，而那个男人，还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陆隐。

他是二姨娘柳絮絮所生，在我四岁之前，我们并不曾见过面。

我娘嫁给我爹时，还不知道有柳絮絮这个人，直到我出生，柳絮絮带着已经三岁大的陆隐找上了我爹，说这是她与我爹的孩子。

我爹欢欢喜喜地认了，还把柳絮絮抬进了门，祖宗一样地供着。

我娘受不了这个委屈，负气带着刚满月的我回了青州老宅，一走就是四年。

我娘输给了柳絮絮，但她输得坦荡，她说，她搞不过那狐媚子，也没精力去争，躲她一躲就是了。

有人劝她与我爹和离，她便笑道：「不和离，只要我活着一天，他别就想让那狐媚子做正房，老娘花他的钱，住他的房子，非耗死他不可。」

她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青州的那些日子，她花天酒地，养了小白脸无数。

我四岁那年，柳絮絮病死，我娘可算畅快了一回，春风得意地带着我回了京城。

当然，她只是回京城看看我爹伤心死了没有，可不是要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毕竟她养在青州的小白脸们还等着她回去呢。

路上颠簸了半个月，到京城时，远远地便瞧见我爹在城门口等着。

我娘丢下一把瓜子壳，啐道：「这老躁子倒挺会做戏的。」

我听不懂，扒着她问：「阿娘，老躁子是什么？」

她没好气，「老躁子就是你那臭不要脸的爹！」

我拉开车帘探头去看，马车往前又走了走，前面那胖乎乎的中年人急急地叫了一声：「啊呀，余儿！」

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而我却看着他不敢认，我和他一年才见一面，去年他回青州看我时，还没这么胖呢。

我放下帘子，认真地跟我娘说：「阿娘，老躁子长胖了。」

我娘一愣，一巴掌拍在我脑袋上，「那是你爹！我能骂，你不能骂！」

我被她吓得呜呜哭了起来，委屈不已，我哪知道那是骂人的话呀。

下马车后，我爹抱着我左哄右哄，问我怎么哭了，是不是想他想的。

我鼓着腮帮子不敢说话，哼，还不都是你害的，老胖子。

回家的路上，我娘明里暗里讥讽了我爹无数次，我爹也不甘示弱，有一句回一句，两个人明枪暗棒谁也不饶谁。

当然这些话传进在小小的我的耳朵里，只以为他们在闲话家常。

回府里后，几位姨娘和没见过的弟弟妹妹都在门口迎着，我娘看也不看他们，扭着腰进了门，要多嚣张有多嚣张。

我爹便让他们散了，张罗着搬东西，陪着我娘布置房间，他们忙来忙去的，一时顾不上我，我便溜出去玩了。

到后院里，我远远地就瞧见了许多漂亮的花花，心想这里毕竟是京城，连花都比青州多。

我跑了过去，努力踮脚摘花花。

假山后面忽然一阵骚动，有人骂道：「你这孽种竟然偷到厨房去了，真是不长眼，碰到老子算你倒霉！」

紧接着便是拳脚踢踹的声音，伴随着一个人的闷哼。

「呸！野狗就该乖乖吃狗食，厨房是你能进的地方吗？下回再让我抓到你，非要打断你的腿不可！」

男人啐了一口，招呼其他人走了。

我躲在花丛后，等到没了声音才出去，绕过假山，便瞧见一人蜷缩在地上，似乎比我大不了多少。

他一身玄色衣衫，上面被踩了好些脚印，极其显眼。

我往前走了一步，他闻声，用被踩红的手撑住身子，微微抬起头来。

我这才看清他掩在墨发下的面容，白净瘦削，脸上虽被人打出了道道红痕，瞧着却不觉得颓丧，眼眸沉静冷冽，漂亮得让人心悸。

我捏着刚刚摘下来的花花，蹲下来问他：「你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你？」

他扫了我一眼，没说话，手撑着地，忍痛站了起来，随后往假山那里走了两步，扶着石头，弯腰捡起一个被踩扁的包子。

「脏了，不能吃的！」

我见他要将那包子往嘴里送，连忙跑到他身边伸手去夺，可他太高了，我够不着，只抓到一把空气。

「走开。」

他漠然说了一句，掸了掸包子上的灰，两口吃了下去，吞咽时，眼底泛红，透着一股狠劲儿。

我看着他吃脏包子，心里怪不是滋味儿的，奈何他不待见我，我也不敢说太多，只敢怯怯地拉拉他的衣衫，小声道：「会拉肚子的。」

他靠着假山，擦了擦唇角，这才垂下眼眸认真看我，问道：「你是谁？」

听见他问话，我高兴得笑了起来，咧嘴道：「我是陆知余，你是谁？」

听见我的名字时，他眸光忽地一暗，道：「你是陆知余？你娘是余盛兰？」

「是啊是啊，我娘是陆府的大夫人！」

我颇有些骄傲，表情也有些神气，大概是想告诉他，我背景很强的，我罩你。

他半蹲下来，与我平视，嘴角噙着一丝恶意的笑。

「你知道我是谁吗？」他问。

我摇头，「你是谁？」

他伸出一只手，慢悠悠地揉着我细嫩的脖颈，好像在思考怎么才能一下把它掐断，「我是你哥哥。」

「哥哥？」

我蒙了，我并不曾听说过我还有个哥哥，还是这么好看的哥哥，可既然是哥哥，又怎么会在府里挨打呢？

「余儿？余儿？这丫头跑到哪儿去了！」

疑惑间，假山后忽然有人唤我，我正要回话，嘴巴却猝不及防地被捂住了。

这个自称是我哥哥的人，凑过来轻声道：「别跟人说你见过我，好吗？」

他凑得好近好近，鸦羽似的眼睫毛下一片幽沉，直把人魂都要吸进去了。

我像是被他蛊惑了似的，傻傻地点了点头。

「妹妹乖。」

他笑笑，这才站起身，一瘸一拐地消失在了假山丛中。

我再见他是在三天后，那会儿我娘正在给府里各位姨娘和弟弟妹妹训话，我站了许久，始终不见那人，心里奇怪。

他既然说是我哥哥，这会儿又怎么会不在呢？

我不敢找人问，便溜了出去，寻到那假山附近，沿着他那日去的方向寻过去。

转啊转，在一处偏僻破落小院里，我见到了他。

他正在劈柴，握着与瘦弱身子不相配的大斧子，站在小院中间，不知疲倦地劈着。

正要往前去，后头忽然窜出来一个瘦老头，瘦老头倒没瞧见我，只大声嚷道：「陆大少爷，就你这么个劈法，到什么时候才能劈完呐！」

他顿了一下，一言不发，随即弯腰捡起一根圆木继续劈。

「奶奶的，又哑巴了！」

瘦老头啐了一口，一边转身一边骂道：「劈完这些，再去把周姨娘院里的水挑满，今天做不完，你就别想吃饭了！」

等到那瘦老头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才从篱笆后面出来，跑到他跟前。

「哥哥，你为什么要劈柴呀？」

他没停手，扫了我一眼，问道：「你来干什么？」

「我想和哥哥一起玩。」

「你一个人？余盛兰呢？」

很少有人直呼我娘的名讳，他这一问，倒把我给问得愣了一下。

我倒也没想太多，只回道：「我是溜出来的，我娘在前面训人呢。」

他没再说话，我便蹲下了来，撑着下巴看他劈柴。

他的手心红红的，额发也被汗浸湿了，看起来怪让人心疼的。

我看了看地上的一堆圆木，愁得不得了，这得劈到什么时候呀。

「哥哥，我来帮你吧！」

我抱起一块圆木立在树桩上帮他扶好，乖乖等他劈。

他提着斧子，却没看柴，而是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眼睛里幽黑一片，不知道在想什么。

「陆大少……哟！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刚才的瘦老头又回来了，瞧见我，急忙跑过来将我抱起，「小姐，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一会儿大夫人发现你不见了，又该发脾气了！」

我在他怀里挣了挣，「干什么呀！我不走！」

瘦老头不为所动，一边抱着我往前院走一边道：「小姐乖，这儿脏兮兮的，哪儿是你能来地儿呀，我带你上前面玩儿去！」

「我不走我不走！」

我急得掉眼泪，努力探头往院子里看，那人却早扭过头，默默劈柴了。

阳光很好，他的身边却是一片灰暗。

可是，哥哥真好看呀，我娘养的小白脸们加起来也没他好看。

回去以后，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夜里都睡不好，总想着，他有没有做完事？吃没吃上饭？那瘦老头那么凶，有没有欺负他？

哼，要不是臭老头子告状，我娘才不会罚我关小黑屋呢。

过了几天，我终于逮着了空，趁着丫鬟婆子午睡的时候，揣了几块糕点溜了出去。

小院的门半掩着，我就这么挤了进去，院里仍然堆着劈不完的柴，却没见着他。

我转了转，推开门进了唯一的一间小屋，一眼就看见柴剁旁坐着的人。

他正坐在窗下，面上有些淤青，像是才挨过打，可这些好像丝毫都不能影响到他，他只是静默地借着天光读着一卷书，。

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他下意识地 will 书抱在了怀里。

「是你。」

他警惕地扫了一眼我身后，道：「你又来干什么？」

「我想跟哥哥一起玩嘛。」

我小跑着过去，邀功似的从怀里掏出糕点，「哥哥饿不饿，余儿给哥哥带了吃的哦。」

他看了一会儿，拿了一块捻在指间端详，悠悠道：「余盛兰准你出来了？」

「不准，我是自己偷偷溜出来的。」

我瞧着他，犹豫了一下，问道：「哥哥，你的脸怎么了？」

「你说呢。」他盯着我，幽深的眼底藏着一丝恶意。

我一怔，想起了昨天我爹和我娘吵架，我娘说，没把那贱种打死就不错了。

心虚了一下，我眯着眼睛笑道：「是摔的吧？哥哥好笨呀，余儿都已经不摔跤了。」

他讥讽地笑了一下，没接话。

「陆隐！」

门外忽然有人大声喊叫，闻声，他立刻把书藏到了稻草堆下，像是保护着什么稀世珍宝。

我怕被人发现又要关小黑屋，便慌慌张张地躲到了柴垛后面。

一个黑影挡住了门口的光，整个屋子都暗了一些。

「老子都要忙死了，你还这儿偷闲！赶紧起来，去玉露园把柳姨娘定的胭脂取回来！」

「好。」

他淡淡应了一声，缓缓站起身来。

「快点儿的！磨磨唧唧！」

门口的大汉又骂了一句，这才离开。

又是给周姨娘挑水，又是给柳姨娘跑腿的，我这个哥哥，怎么老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呢？

我从柴垛后面爬了出来，踩断了几根树枝，噼里啪啦的，把正在出神的他惊醒了。

他看了我一眼，不知在想什么，忽然走过来蹲在我身前道：

「余儿跟哥哥出去玩好不好？」

「好呀！」

我欢欢喜喜地应了，他勾唇一笑，牵着我的手，避开人，从后门出了府。

我被他牵着走了很久，一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我不知道玉露园在哪儿，但，眼前这条街大概不太对。

我记得那个巨大的花鼓，入京时我哭得厉害，阿娘曾说过，这条街全是人贩子，我再哭就把我丢在下面，让人把我拐了去。

「哥哥。」

我有些怕，捏紧了他的手，望着他道：「咱们到了吗？」

他笑笑，「快了。」

走了几步，他把我牵到大花鼓下，道：「余儿在这里等着好吗？哥哥去给余儿买糖吃。」

我绞着小手，不安道：「余儿不想一个人在这儿。」

「余儿乖，哥哥马上就回来。」

他松了手，转身就要走，我连忙抓住他的袖子喊道：「哥哥！」

他回头扫了我一眼，「怎么了？」

我松了手，望着他说道：「你要小心些呀，阿娘说这里人贩子可多了，你可千万别被人拐走了。」

他怔了一怔，眸光幽沉，我又道：「哥哥要是碰到坏人就大声叫，余儿去救你。」

「嗯。」

他垂了垂眸，看不清神色，随后扫了一眼我的脚尖，快步转身走了。

我在花鼓下等了许久，始终不见他来，周围的目光渐渐变得奇怪，似乎有许多人不怀好意地看向我。

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心里害怕，开始朝哥哥消失的方向去找，走了几步，一个女人拦住了我，笑眯眯地问道：「小丫头，怎么一个人呀？你家大人呢？」

我退了一步，道：「我家大人在前面，我现在去找他。」

她欺近了，想要抱我，「婶婶带你去找好不好呀？」

「不要！我自己去！」我努力推她，快急出眼泪来了。

她抓住我的手，从怀里掏出来一包糖，哄骗道：「乖乖不哭，来，吃颗糖！」

「我不吃！」

我一把挥过去，那糖便悉数掉在了地上，女人生了气，一把将我抱在怀里，「死丫头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周围有人看了过来，她一边按住我的手一边骂道：「哭什么哭！我真是倒了血霉才会生了你这个赔钱货！一生下来掌心珠儿似的宠着，把你养得越发顽劣了！」

「你走开！哥哥！哥哥！」

我哭喊着，女人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企图将我抱起来。

「哥哥！」

我哭着，一口咬在她手上。

「啊！你这六亲不认的死丫头，我今天就打死你！」

女人一耳光扇了过来，力道极大，我被扇翻在地，耳朵嗡嗡地响。

「你不怕我是吧？好！我回去让你爹揍你！」她说，伸手又要来抓我。

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住手！」

我扭头去看，那熟悉的身影跑了过来，抓住女人的手一口咬下去，女人尖叫一声，竟是让他咬掉了半截手指。

「余儿，快跑！」

趁着那女人还在痛，他拉起我飞快跑了出去。

「别跑！」

女人的声音越来越远，我也被牵着跑出了那条街。

「哥哥，我，我跑不动了。」

我喘着气，想要停下来。

他看了一眼身后，确定没人跟上，便牵着我停在了一棵树下。

缓了好久我才抬头，泪汪汪地望着他，「哥哥，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他看着我，脸色很不好看。

过了好一会儿，才从怀里掏出一串草纸包着的冰糖葫芦，冷冷道：「别哭了，吃糖。」

我一边啪嗒啪嗒掉着眼泪，一边接了过来，稀世珍宝似的揣进了怀里。

「你怎么不吃？」

「我舍不得嘛。」

他扫了我一眼，傲娇地扭过了头。

我跑得太累，脚软软的，再也走不动路了，回府的时候他便背着我，慢慢地走。

他身子瞧着瘦弱，可力气却很大，背我走路也没见他喘气。

大概是被使唤着干活锻炼出来的。

路过一个开花的树时，我随手摘了一朵花，插在他头上，「哥哥，戴花花。」

他叹了口气，道：「哥哥是男孩子，不戴花花。」

「戴嘛！」

我固执地插上去，他笑笑，晃了晃脑袋，把花晃了下去。

接近陆府时，一群人慌慌张张地迎了过来，他把我放下，然后就被我娘扇了一耳光。

「你这个贱种！你怎么敢动我的余儿！」

他被扇得趔趄了一下，却固执地垂着眼眸，什么也没说。

我哭了起来，抱着我娘道：「阿娘！不要打哥哥！」

我娘也哭了，问我：「余儿，余儿，是不是他把你拐出去的，你告诉阿娘！」

「不是的阿娘，是余儿不听话溜出了府，是哥哥把我带回来的，阿娘，你别打他。」

我哭着喊着，可我娘气得发疯，什么也听不进去，当即命人把他拖进地窖关了起来。

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又湿又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挨打，有没有吃上饭，在地窖里会不会害怕。

我心里难受得厉害，可我娘不听我的，我说什么也没用。

到半夜时，我只觉得头昏脑涨，竟是发起烧来了。

哥哥在地窖里关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昨日被他咬断小指的女人找到了府上要我们赔偿，我爹才知道是哥哥救了我，忙不迭地找到我娘，让他放了哥哥。

「夫人，这回恐怕真的是误会一场，他有几个胆敢拐骗余儿啊？何况，他不是把余儿背回来了嘛！你就把人放了吧，再关怕是要闹出人命来了。」

我娘气愤了许久才松口道：「这回姑且先放过那贱种，他若再敢靠近我余儿，我非得亲手宰了他不可！」

「是，他若真有坏心，用不着夫人，我自己也会亲手把他剁了喂狗！」

我躺在床上，烧得仍然厉害，但迷迷糊糊间听见他们说放了哥哥，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地闭上了眼。

我烧了几天，又断断续续咳了半个月才好，期间没敢离开前院，没敢去找哥哥，我怕我娘发现再迁怒他，那就真是把他害惨了。

乖巧了很久，我娘渐渐放松了，也不再把我盯得紧紧的了，可我白天还是不敢出去，只趁着夜深人静，偷偷带了吃的翻窗出去，摸到了小柴院。

许久未见，再见时他却是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了。

我推开门时，月光顺着缝隙挤进去，铺在那裹着薄薄被褥，咳嗽不止的人身上，清冷极了。

他听见了动静，猛地坐起，从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刀。

「谁！」

「哥哥，是我。」我悄声说着，蹑手蹑脚地走到小床边。

他放下刀，剧烈地咳了一会儿，才道：「余儿，你怎么大半夜地过来了。」

「夜里他们才不会守着我呢，哥哥，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我掏出怀里的糕点，放到他手上，触碰的那一刻，他的手冰得我怀疑人生，随后我又往被窝里摸了摸，这才发现他躺的地方又硬又冷，活像个冰窝子。

我心里一疼，咬唇忍下泪问他：「哥哥，你冷不冷？」

「咳咳，哥哥不冷。」

他按了按心口，又道：「你快回去吧，别受凉了。」

「不要，余儿陪哥哥待一会儿吧。」我摇摇头，爬上床钻进被窝里，「哥哥睡着了我就走。」

他愣了一愣，随即又咳了几声，迟疑着背对着我躺了下来。

他咳嗽不断，直到被窝里渐渐暖和起来，才有所好转，我见他气息平稳地睡着了，这才小心翼翼地爬起来，溜回了前院。

自那以后，我便常常趁着夜色去小柴院，给他带吃的，带伤药。

他如今处境虽艰难，但骨子里仍矜贵，天气再冷，也要打了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陆府的人拿他当下人使唤，不仅吃穿上苛待他，也不许他读书，他便想方设法地弄了书，藏起来偷偷看。

如今，便由我帮他弄书去，有时候若能拿到他喜欢的书，他能高兴得整晚睡不着觉。

我在京城待了一年，照我娘的安排，我们本该要回青州的，奈何这年青州牧造反，打起仗来了，我们便回不去了。

而且这一年里我爹也乖得很，把我娘哄得服服帖帖的，我娘也就半推半就地待在京城了。

得知不必回青州，我快高兴疯了，跟哥哥说时，却只见他满面忧愁。

「这仗一打，不知多少百姓会流离失所。」

他比我大几岁，想的自然比我多，我虽然不大懂，但见他这般，也就不敢再说别的了。

「青州离京城这般近，过些日子恐怕会有许多难民涌进来，余儿，你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知道吗？」

「知道啦，哥哥，余儿就在你身边，哪儿也不去。」

他笑了一下，无奈地捋捋我被风吹乱的头发。

其实不必他说，我爹我娘也是不会准我出门的。

照旧礼，我本该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去书院上学的，可眼下京城这境况，我爹也不放心让我们出去，只在府中单辟了一间小屋，请了夫子来给我们讲学。

我是学得最认真的那个，白天听了课，晚上还得去给哥哥讲。

我也是最爱提问的那一个，当然，那些问题全都是哥哥让我帮他问的。

因为有些问题实在是超纲了，夫子常常惊叹不已，逢人便说我是个神童，若非女儿身，将来定是能建功立业的。

我娘听了这话，又看看我这副只晓得干饭的呆瓜模样，十分困惑。

我爹感叹，或许余儿聪明在心里，不在表面上。

呵，爹，不要心存幻想，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就这般顶着神童的身份混了好几年，十四岁那年，终于离了小屋，再不能听课了。

我十四了，个子高了，身体也有了些变化，因为觉得害羞又不自在，总是含着胸，不敢挺直腰板。

哥哥已经长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翩翩美少年，一身布衣被他衬得别有一番儒雅风度。

然而他只是看起来儒雅，发起狠来十个人也打不过他。

这一点柳姨娘院里的仆人体会最深，从前他们欺负哥哥欺负得最狠，如今一见着他，只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没人敢欺负他了，我该高兴的，可我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的眼睛永远望着院墙外，他的天空不在这小小的陆府之内。

「余儿，你总驼着背做什么？」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以为我这是因为体态不好，伸出手来掰了掰我的双肩。

我猝不及防被他掰得挺了一下胸，随即面红耳赤地双手抱在胸前，磕巴道：「就，就不舒服嘛！哥哥烦死了！」

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脸一热，耳尖也红得几乎要滴下血来，局促地收回了手。

尴尬地站了一会儿，他才说道：「你，你该回去了。」

这是我这辈子头一回见他说话磕巴。

我羞得好几天没再去找他，再见面时，我们依旧有些不自在。

他看着书，有时候会看我一眼，目光相接时，两个人便都慌慌张张地躲开了。

春日里桃花盛开时，我爹我娘一道去了寺庙礼佛。

我按捺住雀跃的心情，等到确定他们出了门，便又去找哥哥去了。

他正在给花园里的桃树浇水剪枝，我假意路过，在他身边停下。

我们很少能这样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树下看着他时，一颗心跳得快要扑出胸膛。

哥哥太美了，无一处不美。

阳光很暖，晒得人懒洋洋的，我坐着坐着很快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间，似乎有人坐在我旁边，捋了捋我额前的发，而后，嘴巴上就贴上了什么软软的东西，还有轻轻的气息扑在面上。

是梦吧。

我醒来时，哥哥早还在修剪枝丫，满额头都是汗。

我瞧着他的身影，面红耳热的，摸了摸唇，只觉得自己太不是人了。

禽兽，禽兽哇，怎么看着自己的哥哥做起春梦了。

「你怎么了？」他忽然问了一句。

「没，没事！」

我心一慌，捂着发烧的脸赶紧跑了。

第二天中午，爹娘终于回来了，还特意叫我去前厅见客。

坐在我爹旁边的那人着一身月白衣衫，二十五六岁的模样，长得十分俊美，一双浅褐色的眸子直看得人心软成了一摊水。

原来他竟是京城有名的富商月见清，如今也是宰相府的门客。

我屈了屈膝，叫了声叔叔。

他噙着笑，佯装生气道：「怎么就叔叔了，叫哥哥。」

我心说我只有一个哥哥，我才不叫你呢。

我爹笑道：「罢了罢了，我家余儿脸皮薄，月先生就不要逗她了。」

随即又向我介绍坐在旁边的另外两人，「余儿，这是你李平叔叔和李沐哥哥。」

我又屈了屈膝示意，那年纪大一些的男人捋捋胡子笑道：「几年未见，余儿已经出落得这般标致了，哈哈哈。」

他看我的眼睛里满是喜爱之情，弄得我心里发怵。

见也见了，我并不想在这里多留，起身就要请退，我爹忽然说道：「余儿，你李沐哥哥难得来府上一趟，你带他去府里走一走吧，桃花开得正好，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大人谈事，你们两个小孩不爱听，出去走走也落得清净。」

我心一沉，就是再呆瓜也看出我爹打的什么算盘了，然而又不好发作，只扯了个笑，领着李沐出去了。

刚才在厅里没认真看，原来这李沐长得倒也不差，只是被月见清盖下去了，让人注意不到他。

「余儿妹妹，你今年几岁了？」李沐没话找话地问着。

我本就不愿和他相处，此刻听见他说话，心里莫名地讨厌，脚步加快了些，道：「十四。」

他小跑着跟上来，笑道：「可巧，就我比你大两岁！」

这有什么巧的！

「余儿妹妹，你平时都爱看什么书呀？」

「我不爱看书，不识字。」

叫什么余儿妹妹，恶心死了。我往旁边走了点，避开他靠得过于近的肩膀，冷冷回着，心里烦得恨不能一拳头捶死他。

他像是看不出来我不高兴，依旧喋喋不休地说着：「余儿妹妹，你看这桃花开得多好啊。」

说着，他便伸手摘下一朵，要给我戴上。

哪有头一次见面就要给人戴花的！我烦他没规矩，想伸手拍开时，忽然看见不远处的一个身影。

他正立在树下看着我们，神色晦暗不明。

哥哥！

我想叫他却又不敢，这一愣神的功夫，那朵桃花便已经插在了发髻上。

「你干什么呀！我不戴！」我气极，拔下头上的桃枝丢给他，再一回头时，哥哥已经转身走了。

哥哥不会误会了吧？我看着他的背影，又气又急，偏偏李沐又凑上来，问道：「余儿妹妹在看什么？」

我咬牙瞪了他一会儿，终究碍着面子不好骂他，气鼓鼓地把他往前院带。

「我身体不舒服，要回去休息了，李公子，你就在这儿等着你爹出来吧。」

我把李沐带到了偏厅，叫了个丫鬟缠住他，这才跑了出去，急急忙忙地去桃园。

哥哥还没走，他正在清理着地上的枯枝。

「哥哥。」

我走过去，他却不看我，专心捡枯枝。

「哥哥，你怎么不理我。」

闻言，他沉默了一下，淡淡道：「你有旁人陪着，还来找我做
什么？」

他极少这般冷淡，我却反而有些高兴。

哥哥吃醋了。

我咬唇笑笑，蹲下来看着他道：「哥哥，你不会吃醋了吧？」

他转过身去，道：「你胡说什么。」

我又绕到他身前，笑脸盈盈地望着他道：「是爹爹非要我带他
出来走走的，我才不愿意呢，现在已经把他弄回去了，除了哥
哥，我才不要跟别人一块儿赏花呢。」

他嘴角偷偷挂了一抹笑，抬起头来看我，看着看着，笑意又变
成了忧愁。

「是爹让你带他来的？」

我定了一下，点点头，心里也有些发愁。

他没再说什么，站起身来，将手上一截枯枝丢在树旁。

「哥哥。」我走到他身前，拉起他的袖子道，「我才不想和李
沐在一起呢，我只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他眉心微微蹙着，眼底极温柔，问道：「余儿说的是真心话
吗？」

「当然了，珍珠也没我真。」

我看着他笑，一阵风吹起，桃花朵朵落下，脑袋被轻轻砸了一下，哥哥往前走了一步，与我靠得极近，近到我能听见他的心跳。

他抬手捻下落在我头顶的花，却没有后退，片刻的凝窒后，突然在我脸颊上落下一吻。

我蒙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他亲了，脸唰地红了起来，连忙退后一步捂住脸道：「哥哥，你你你怎么能亲我呢？」

他僵了一下，随后脸便红了，「你既不喜欢我碰你，以后便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说着他就要走，我意识到自己惹他生气了，后悔不迭，连忙跑上去拉住他，「没有没有，哥哥，我没有不喜欢。」

他却推开了我，「我要回去了，你去找那个李沐吧。」

「我不去！」

我急得眼泪簌簌地往下掉，跑到他前头一把抱住他，委屈巴巴地望着他道：「哥哥，亲亲。」

他不动，我便踮脚去亲他，这一次，却被他按了下去。

他看着我的眼睛，神色渐渐有些痛苦，身子微微颤抖，像是极力克制着什么，「余儿，放手。」

「不放，哥哥，你喜欢怎么碰余儿都可以，怎么样都行。」

他咬咬牙，抓着我胶一样黏住他的手，眼睛微红，骂道：「傻东西，不能让别人碰你，更不能让人亲你，知道吗？」

我抽噎着踮脚想要亲他，「嗯，我不让别人碰，只要你一个人碰。」

「我也不能！」

他捂住我的嘴，随后用力推开了我，「余儿，就算是哥哥，也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是你哥哥。」

他胸膛起伏着，一滴泪滚落下来，暴露出他所有的挣扎与不甘，他立刻撇过眼去不再看我，顿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惹哥哥不高兴了，他不喜欢我了。

去小院时，总碰不着他，在路上遇见时，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伤心了好几天，有时候会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我也说不上来自己是什么心情，我喜欢哥哥，可是，这是什么喜欢呢？

我说不清楚，可是为什么要说清楚呢？我只想和哥哥在一起。

那天过后小半个月，青州又暴乱了，京城里一时间人心惶惶。

我更不太能见到哥哥了，总觉得他好像瞒着我们在做什么。

就在这节骨眼，李沐父子却又上了我家，我总怕他们打什么歪主意，便躲在屏风后面偷听。

我爹笑道：「哈哈，我确有此意，只是不知道你家小公子意下如何呀？」

那李沐顿了一下，道：「余儿妹妹乖巧可爱，我自然是喜欢的，伯父，若您肯把余儿妹妹许配给我，我发誓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待她的！」

「哈哈，好，好！」

我在后面听着，心凉了半截，失魂落魄地跑出去，也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我了，直接去了哥哥的柴院。

他不在，我便坐在他们门口哭着，一直哭。

到中午时哥哥才回来，他一推开柴门就看见了我，那会儿我哭得正伤心，看见他，也不说话，就只是望着他哭。

「你怎么了？」

他走过来蹲在我面前，我还是不说话，他便急了，擦了擦我的眼睛问我：「余儿？哭什么？谁欺负你了？」

我抽噎着，这回是因为哭得太狠说不出话来。

他被我弄慌了，又问道：「是哥哥惹你不高兴了吗？是我不好吗？我这两天不是不想理你，我只是.....」

「哥哥。」

我终于吸上来一口气了，扑进他怀里哭道：「爹爹要把我嫁给李沐，我不想嫁给他！」

他怔住了，问道：「你怎么知道？」

「他们，他们在前面说的话都被我听见了，怎么办呀，我不想嫁人！」

他沉默了，心跳都越发沉寂，抬手缓缓抚着我的背，低声安慰着：「不哭了，余儿不哭。」

闻言，我哭得更狠了，要是我嫁给了李沐，哥哥该怎么办呀。

他抱了我好一会儿才松开，捧着我的脸问我：「余儿，告诉哥哥，你是真的不想嫁给他吗？」

我抬眸，在他眼里看见了久不曾出现的狠戾，只是当下也没想太多，小鸡啄米似的点头，「不想不想，余儿只想和哥哥在一起。」

「好。」

他勾唇笑笑，亲亲我的额头道：「余儿放心，哥哥不会让你嫁给他的。」

他极少这么有耐心，把我哄得不哭了才让我回去，还叫我放心，说 he 会有办法的。

我不知道他能有什么办法，也并不完全指望他，只是想着要是我爹真要我嫁，那我就跟哥哥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

心里这般想着，手头上也就开始偷偷攒钱，准备跑路，结果这钱还没用上，李沐就出事儿了。

据说他在城北巡查时，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匹受惊的马，不仅当即将他踢昏了，还踏断了他一条腿。

我听见这消息，又想起那日哥哥的眼神，顿感心惊肉跳，隐隐觉得这事是他做的，越想越坐不住，当晚就偷偷去了柴院问他。

他也不否认，只一个劲儿地哄我，「余儿别怕，不会被人发现的。」

我攥着他的衣裳害怕得身子都在抖，「李沐他爹可是刑部侍郎，若叫他查出来可怎么办呀？哥哥，我不愿意你为我冒险！」

「不会的，你相信哥哥。」

他笃定了不会被人发现，我心里害怕，可是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冷静下来假装无事发生。

和他坐了一会儿，要走时，忽然发现他床头放着一个包袱，然而那时他一个劲儿地推我出去，我也没来得及问。

李沐受伤，我和他的婚事自然也搁置不谈了。

我虽然不喜欢李沐，可心里头也觉得他挺倒霉的，若不是因为沾上我，也不至于平白遭受这灾祸。

我心里过意不去，也想过去看看他，但很快就打消了这念头，我怕我一去会让他觉得我对他有意思，还想要娶我，那可就麻烦了。

李沐的父亲查了几天，那日受惊的马是如何闯进市集的，始终没查出来，他怒极，处置了好多李沐身边的小厮。

我心惊胆战，生怕他查到哥哥头上。

没过两日，青州被占的消息传来，京城一下子炸开了锅，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李平的注意力也被转移了一些，我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在这国难当头的当口，我爹却还在想着升官。

原来的礼部侍郎因为暴乱死掉了，这个职位就空了下来，我爹为了这个职位，拉拢了不少人，其中就有我曾见过的那位宰府门客，月见清。

他近日来我家走动着实频繁了些，我总能和他当头遇见，他见着我，老爱摇摇折扇让我叫他哥哥。

我心里觉得他轻浮，也就不爱理他，往往是大喊一声叔叔就跑，他也不烦，每次见面还要这样逗我。

真是个奇怪的人。

下午时，我在房里打着盹儿，忽然听见外面吵吵闹闹的，混杂着我爹的叫骂声，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开了门，正正好听见我爹骂道：「陆隐！这混账东西竟敢背着我做这种事！真当我老了，管不了你了！来人，给我打断他的腿！」

哥哥！

我一惊，他怎么会被我爹抓去，难道是那件事被查出来了？！

我心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儿了，连忙跑到我爹屋外，躲在灌木丛后面偷看，正好看见护卫一脚将哥哥踹翻在地。

他闷哼一声，捂着肚子在地上缓过气来，又挣扎着要爬起来，那护卫再次踹翻他。

这一下下像是踹在我的身上，我心脏紧缩，捂住嘴巴才没有哭出声来。

他是为了我才会挨打的，我不能就这样看着！我哭着，抬腿就要出去。

然而这时，我爹忽然骂道：「你想投军？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说着，他掏出一张纸来，狠狠地撕成碎片。

「爹！」

哥哥叫了一声，然而我爹却不为所动，颤着手指骂道：「你以
为你投了自荐书你就能去？过不了我这关，谁也不可能要
你！」

他说着，将碎纸屑扬了满天。

投军？哥哥要投军？

我怔住了，收回脚躲了起来，难怪这些日子总觉得他神神秘秘
的，原来他是要走。

可他甚至连我都没告诉。

我淌着泪望向他，那倔强的少年看着地上的碎屑，低下了头，
生平第一次缓缓下跪。

「爹，求你成全。」

我爹暴怒，「叫我一声爹，还让你觉得耻辱了是吧！」

他一脚踹在哥哥身上，骂道：「没门！我告诉你陆隐，你这辈
子都别想跑！」

我不知道我爹为何这样对待哥哥，就好像仇人一样，以前我以
为他不理哥哥是因为我娘，现在看来，他自己也不喜欢哥哥。

他怎么能这样。

我咬牙哭着，看着我爹带人离开，留他一个人跪在原地。

他低着头，一身的倔强和不甘。

「小姐，夫人到处找您呢。」身后传来一个丫鬟的声音。

我不敢上前去看哥哥，只慌乱应道：「好，你先回去，我这就来。」

我擦了擦脸，把眼泪都憋回去了，这才转身离开。

我娘要做新衣服，她说，她没准儿就要当侍郎夫人了，自然得穿得体的面一些。虽然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可我也不敢扫了她的兴，敷衍地帮她挑花色。

「余儿，你怎么老往外看呢？」

「没，没有。娘，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我心里记挂着哥哥，怎么也没办法专心，然而我娘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机会离开。

哥哥就这样固执地在我爹门前跪了两天，直到撑不下去，被人扛着丢回了柴院。

那天傍晚，我再也按捺不住，偷偷翻窗去柴院找他。

他已经醒了，神色平静地坐在门边。

「哥哥。」

我小心翼翼地蹲在他面前，可他却只是淡淡扫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哥哥，你别不理我。」

我低下头，伤心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是我爹最宠爱的孩子，要什么有什么，而他却是被全府厌弃的孩子，唯一一次求我爹都被拒绝了。

只因为有个不同的娘，境遇差别就这样大。

「你要去投军，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抬头问，他淡淡地扫了一眼远处，却不看我，说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别这样。」我委屈得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伸手去拉他的手，「哥哥，抱抱。」

他抽回手，扭过头去，「回你的房间去，不要再来找我了。」

「哥哥，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是不是因为我爹我娘欺负他，他也讨厌我了？

他不置可否，我站起来说道：「你别担心，我现在就去找我爹，我去求他，他一定会准你去投军的！」

他还是没理我，我咬咬牙，转身跑了。

我回到前院，可我爹却不在，我只能等着，等到半夜他还是没回来。

因为睡得太晚，第二天上午我醒得也极晚，瞧见外面的大太阳时，便爬起来立刻简单梳洗了一下跑去找我爹。

到书房时，正好碰见那月见清也在里面。

我并不避讳，哀求我爹准许哥哥去投军，我爹暴怒，若不是被人拦下，几乎就要来打我。

那月见清见状，问我：「你说的这个哥哥，可是昨天跪在书房外的那人？」

我抽噎着点点头，我爹忙道：「让月先生笑话了。」

「无妨，我见过那少年，印象深刻。」月见清笑着，只是那笑意却叫人看不明白。

我爹干笑了两声，便叫人把我锁回房间了。

我在屋里闹了许久，始终没人理我，坐下来想想，求我爹不成，那我就直接去找兵部主事夏禹，他曾经也时常到我家来，还见过我哥哥打架，或许肯用他。

我偷偷开了窗，从后门溜出府了，走了小半个时辰才到了夏禹府上，他还在上值，我便一直等着，等到天将黑时他才回来。

「你说陆隐？」

夏禹迟疑了一会儿，道：「虽说我是很欣赏他的，可我只是个小主事，你爹不许他进，我也很为难。」

「夏叔叔，如今国难当头，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您也知道我哥哥是有才能的，您就算忍心看他被埋没，也不能不为国为民想想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只求您不要因为一点私情，断了一个年轻人的报效之心。」

「你这话说得我都要脸红了。」

夏禹摇摇头，「我再想想办法吧。」

「多谢叔叔！」

我千恩万谢过后，激动地往回跑，总算在宵禁前回到了家，兴致勃勃地去找哥哥，想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然而到了小柴院却不见他的身影，四处寻了一遍，还是不见。

「小姐？您怎么出来了？您找什么呢？」

一个丫鬟发现了我，奇怪地问道。

我迟疑了一下，问她：「陆隐呢？」

我娘不许我叫他哥哥，这些年来，我在外人面前都是直呼他的名讳的。

丫鬟往柴院看了一眼，道：「走了吧？他好像被人带走了，老爷带着那人来的，还没多大会儿呢。」

「谁带走了他？去了哪儿！」

我心一跳，我爹带走他，恐怕没什么好事！

丫鬟被我吓到，磕巴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远远地看见了。」

我心里莫名慌乱，立刻转身往前门跑去，希望没出什么事。

我慌慌张张的，路过凉亭时，忽然听见几个小厮聚在一起说笑。

其中一人道：「你别是骗我吧？老爷真把陆隐交给那月见清了？」

「我怎会拿这个说笑！老爷拉拢月先生已久，如今月先生说了，只要把陆隐交给他，他就保证老爷能当上礼部侍郎，这陆隐是个不受老爷待见的，有这机会，老爷自然欢喜不迭。」

「啧啧，那月见清是出了名的好男风，明面上是说让陆隐去他府里当差，实际上，老爷这是把陆隐往火坑里扔啊！」

「可不是吗，为了个侍郎之位，卖了儿子，唉，老爷也算是京城头一人了。」

我听着他们唏嘘感叹，脑子里像是惊雷劈过一般，一片空白，人几乎都要站不稳。

好一会儿才终于回过神来，冲上去揪住一个小厮质问道：「你说什么？我爹把陆隐怎么了？你胡说八道是不是！」

「小，小姐！您怎么来了！」

小厮们乱成一团，支支吾吾不敢多说，我摇了摇手中的小厮，厉声问道：「陆隐呢！」

「已经去月公子府上了，小姐，您这是怎么了？」

我丢下他，疯了一般往前门跑。

哥哥，哥哥，这是假的对不对，爹爹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我胸口压抑得生疼，疼得眼泪止不住地掉，接近大门口时，忽然迎面撞上了爹。

「你怎么出来了？！」

他气急，挥手让护卫们将我往房间拉，我一边挣扎，一边喊道：「爹！你把哥哥带回来好不好？你不要让他走好不好！我求你了！」

他脸色青得发苦，吼道：「还不把小姐带回去！给我把门窗都封上，她要是再出来，你们一个个都没有好果子吃！」

我挣不脱，被锁回房间，哭喊了许久我爹都不肯开门，最终只能无力地滑落在门边，满心的绝望。

哥哥，都是余儿不好，如果余儿不跑出去就好了，如果我留在府里，你也许就不会被带走了。

我蜷缩成一团，哭得腹部绞痛，昏了过去。

再醒来时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娘正坐在床边，我爹也立在一旁挨训。

「要是余儿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拼命！」

「夫人，我也是气极了，我不知道余儿她会伤心成这样……」

「呵，我早就说要杀了那贱种，你偏要留着，如今闹成这样，都是你的错！」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如今他已经被远远地送走了，你就别骂我了。」

我动了动手指，缓缓睁眼，我娘连忙抓住我的手问：「余儿！余儿你醒了，你好些了吗？」

「嗯。」

我点点头，「让娘亲担心了，是余儿不好，余儿错了，再也不会这样了。」

我娘喜极而泣，「傻孩子，傻孩子！你饿不饿？快吃点东西吧！」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乖乖地吃完了饭，努力让自己恢复了点力气，才道：「娘亲，我躺得背好疼啊，我想起来走一走。」

我娘心疼地揉了揉我的背，和我爹一道扶着站了起来，「余儿，娘就知道你是个乖孩子，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咱们去晒一晒。」

「嗯。」

我乖乖地被他们牵着，孱弱地走动，似乎风一吹就要倒。

快到大门时，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他们往外跑。

「余儿！」

我爹我娘愣了一愣才反应过来，大声喊道：「快拦住她！」

来不及了，我已经冲出去了。

身后有人在追，我没命地跑着，往月见清的府邸跑。

我要见哥哥。

街上人多，我爹我娘竟追不上我，我跑得心口都要撕裂了，才终于到了那儿。

大门紧闭，几个男人正在摘月府的牌匾。

我撑着身子走到台阶上，汗淋淋地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

闻声，一人扭过头看着我，道：「没看见吗？摘牌匾呢，月家搬走了，这宅子也卖给我家老爷了。」

走了。

最后一点希望也没了，我身子一软，跌在了地上。

我爹我娘终于追来了，哭着把我扶起来，让护卫背着我回了家。

我木然地躺在床上，什么也听不见，已然是一具空壳。过了很久，我爹帮我掖好被子，叹息着要走。

「爹。」

闻声，我爹惊喜地回头问我：「怎么了余儿？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我看着他，冷笑道：「恭喜你啊，礼部侍郎。」

他僵了一僵，脸色惨白，好一会儿，才慌乱转身走了。

哥哥真的消失了，陆府中再也没有了他一点痕迹。

我爹我娘不再提起他，不愿，也不敢。

我身体好了些后，仍像从前那样生活，读书，画画，绣花，只是再也不能去小柴院了。

他们把小柴院拆了。

我家不太平，世道也不太平，青州暴乱未平，附近的几座城又接连发生叛乱，京城里每天都有难民涌进来，人满为患。

到最后，城门只好关上，再不许人进来，据说现在整个京城已经被流民围住了，外面每天都在来人，每天都不太平，每天都有人饿死。

在这样的境况下过了小半年，原先断了腿的李沐好了，竟还想着要娶我，带着聘礼上了门。

我爹坐在厅上，笑得合不拢嘴。

我也笑，我打开珠宝盒，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拿出来把玩。

「爹，你看，这珍珠项链真不错，来给你戴上，这玉佩真润啊，给你挂上，这钗子真精美啊，来，你插上我看看。」

我给我爹挂了一身，退了半步，笑盈盈道：「爹，聘礼都叫你戴身上了，要不，你嫁给他吧？」

闻言，我爹和李沐俱是一僵，我不再理会，冷笑着出了门。

李沐深感受辱，连聘礼也没拿，就铁青着脸离开了陆府，我爹我娘训我的时候，我心里却只觉得舒坦，不干人事，这是他们教给我的，我学得很好。

暴乱持续到后半年时，终于平复了，据说是有位将军带领着亲兵几次奇袭，将叛军彻底打得没了还手之力。

消息传回来时，整个京城都沸腾了，人人都对那位将军赞不绝口，视他为天降神兵，就连皇上还亲自赏了宅邸给他。

暴乱既平，京城周围的流民也就开始陆陆续续返回家乡，约莫一个月后，军队也回京了。

那天京城主道上人满为患，大家都想看一看传闻中的这位将军是什么模样。

我一向不关心，也就没必要去和他们挤，然而好巧不巧我家就在主道旁，站在门口就能看见。

我爹也在，他这些天都不用去衙门了，正在家禁足呢，我不大清楚，听人说好像是因为被人弹劾了，皇上很生气，让他先在家里反思。

人群忽然沸腾了起来，我爹仰着脖子望去，当他看见那骑马而过的将军的面容时，脸都绿了。

我呼吸凝窒，靠在墙边震惊不已。

哥哥，怎会是他！

那位将军不是姓虞吗？

我愣愣地望着他，确定自己不会认错，连忙挤开人群扑上去，喊道：「哥哥！」

他身旁的亲兵将我拦了下来，不许我靠近，我急道：「哥哥，是我，我是余儿啊！」

那战马上的人淡淡扫了我一眼，随即驭着马在欢呼声中越走越远。

我看着他走远，站了很久，仍不肯相信他不认我，直到家里的丫鬟将我从人群里拉回去，我才恢复了一点神志。

他恨我们，他不肯认我们。

我怔怔地进门，扫了一眼满脸不可置信的我爹，忽然觉得可笑得狠。

从前他卖子求官，如今他的官就要没了，被卖掉的儿子却成了大将军，真是风水轮流转。

虞将军。

他的府邸在城南，从我家走过去要不了半个时辰，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正在将军府外呢。

「走走走！我家将军不见客！」

「求你了，大哥，你告诉他我是余儿，陆知余，他一定会见我的！」

「管你什么鱼儿虾儿，通通不见，快走！」

「哥哥！哥哥！」

侍卫推搡着我，要把我赶走，这时，大门忽然开了，那一身黑衣的高挑身影立在阶上，冷冷开口：「你来做什么？」

「哥哥！」我喜极，想要扑过去，却被拦得死死的，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我是余儿，你怎么不认我了？」

他看了看我，鼻间漏出一声轻嘲，道：「你可知道，你爹你娘把我送去月府时就已经与我断绝关系了吗？」

我僵住了，看着他说不出话来，只知道哭。

「他们拿我做了什么，你应当也知道吧？我如今跟你们陆家再无关系，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他说着，转身要走。

「哥哥！」

我抽噎道：「我知道你恨他们，他们对不起你，可是，余儿也恨他们，都是余儿不好，那天我要是没跑就好了，哥哥，你不要讨厌我好不好？你告诉要怎么办你才能原谅我们好不好？」

他面色越来越沉，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晚了。」

「哥哥！」

他握了握拳，不再看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恨我们，这是应该的，我凭什么要他原谅呢？我爹犯了那样大的错，有什么值得原谅呢？

我闭了闭眼，心痛得要滴血。

绝望地外面坐了很久，天将黑时，才失魂落魄地回家。

两天后，我家被抄，我爹我娘都入狱了。

我看着他们被抓走，弟弟妹妹们哭成一片，我无力地抱着他们，哄完这个哄那个。

家里的东西几乎都被搬空了，皇上仁慈，将宅子留了下来，供我们几个孩子住。

家里只剩我一个能顶事的，老仆抹着泪，让我去找我父亲从前的朋友们，求他们救救我爹。

我心里其实知道我爹罪有应得，但是我也不可能不管他，他再坏，对我却是尽责的，他出不来，这一屋的小孩没了爹娘可要怎么活。

我将弟弟妹妹交给老仆，几天的时间里都奔走在各个府邸中，求那些叔叔们能帮帮我爹。

然而得到的回应却都是一样的，他们不肯出手，怕引火上身。

「余儿，不是叔叔不记旧情，实在是因为你爹犯的事儿太大了，掉不掉脑袋还难说呢，我也有一大家子人，我若出了事，他们又该怎么活呢？」

我被他们打发出来，灰头土脸地回家。

如果，如果去找哥哥呢？我知道他恨我爹，可我真的没我办法了。

我走到将军府外，那些护卫又拦住了我不许我进。

我求了许久，他们始终不肯通融。

是的，他说过了，他与我们陆家再无关系，他怎么肯见我呢？

他如今已经是虞将军，早就不是我哥哥了。

我苦笑着，转身走向最后一个选择。

李沐。

我实在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落到这副田地，会跪在李府门前求李沐见我，我羞辱他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如今却巴巴地上门受辱了。

跪了一个时辰，李沐终于肯放我进去，他半躺在太师椅上，眯着眼睛问我：「我凭什么要救你爹？」

「我爹他，跟你爹是好朋友。」

他摇头，「不，这不够，你爹的好朋友多着呢。」

我闭了闭眼，道：「只要你肯帮忙，今后我会给你当牛做马报答你的。」

他笑了，「我需要你给我当牛做马吗？余儿妹妹？」

「那你要什么？只要你说，我都答应。」

「当真？」

「当真。」

他站了起来，缓缓走到我跟前，道：「我要你，你也肯？」

我心一慌，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却被他抓住，「余儿妹妹，只要你肯，我就去救你爹，保证能让他出来。」

我看着他，在他审视的目光下，终于绝望地点了点头。

得了应允，他眼睛一亮，将我拉入怀中，低头就要亲我，「余儿妹妹，我想了你这么久，可算是吃到了！」

「等，等一下！」

我连忙躲避，道：「现在不行！你还没有救我爹！」

「早晚都一样！」

他用了力，死死将我禁锢在怀里，目光炽热得烫人，「我要你，我现在就想要！」

「别！」

我哭了起来，狠狠推他，却怎么也推不动。

绝望之际，那门竟突然被踹开，一刀剑光闪过，李沐生生被削去了半边头发。

我惊诧地扭头，还未看清来人却已经被他一把拉进怀里，他身上的气味还是那么熟悉，一点也没变。

他抱着我，冷冷看向呆若木鸡的李沐，道：「李沐，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你你，你怎敢.....」

「如何？」

李沐腿一软，跌在了地上，半句话也说不出。

「你.....啊！你干什么！」

一句话还没说出口，我却已经被他抓着往外走了，他一身怒火，抓得我的手生疼。

出了李家，他几乎是将我扔上了马，圈在怀里疾驰奔向将军府。

下马后，他不由分说地将我拉进将军府，我用了用力，一把推开他，「你干什么！」

他盯着我，随后一把捏住我的脸，狠声问道：「你去找李沐做什么？嗯？给他投怀送抱？！」

我被他捏得好疼，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哭喊道：「对啊！我去给他投怀送抱，我能怎么办？没人肯救我爹了，我只能靠他了！」

他气急，「你怎么不来找我！」

我望着他，哭得一抖一抖的，抽噎道：「他们，他们不许我进。」

后面的侍卫忙道：「将军，是您说的谁也不准放进来.....」

「我说不准她进来了吗？给我滚出去跪着！」

他发完火，眼睛也红了，用大拇指恶狠狠地擦我的嘴巴，「你是不是让他亲了？你怎么能去找他呢？余儿，你怎么能去找他！」

我推开他的手，哭道：「你管我呢，我爱找谁就找谁，爱让谁亲就让谁亲！」

他抓住我乱动的手，道：「你说了只给我亲的，余儿，你说过只有哥哥可以亲你，你怎么能食言？」

「你才不是我哥哥！你是虞将军，你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是你哥哥，一辈子都是，余儿，别推开我。」

他狠狠将我抱在怀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哭了好久，终于忍不住抱住了他。

那晚他亲自将我的脸，我的手脚擦洗干净，抱上了他的床，不停地亲吻我，但也只是这样而已了。

我们是兄妹，那条线始终无法越过去。

「余儿，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事的，哥哥，余儿不嫁人，哥哥也不要娶亲，我们一起玩到老，好不好？」

他抱着我，叹息着入睡。

第二天，他牵着我，带我去天牢看我爹。

我爹看见他，兴奋地爬着过来，抓住栏杆道：「隐儿，救我！救我！」

哥哥冷冷看着他，「我凭什么要救你？」

「我，我毕竟，养了你这么多年……」

哥哥轻嘲一声，「你如何对我的，应当还没有忘记吧？像你这种人，死都算便宜了，我有什么必要救你。」

我爹讷讷地看着他，随后滑坐在地上，痛哭着叫骂道：「陆隐！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闻言，我连忙抓住我爹的手，求他别骂，如今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哥哥了，他再把他骂生气了，我可就真的没办法了。

我爹却挥开我，颤抖着手指着哥哥，「枉我养你十几年，竟养了个白眼狼！早知如此，当年就该将你这野种摔死算了！」

哥哥面色一冷，道：「你说什么？」

「我说你这野种！你这不知道哪个野汉子的搞出来的贱种，就不该活下来！我念你年幼，好心将你养在府中，如今却要被你糟践，我真该，真该听了他们的话，把你弄死！」

野种，不知道哪个野汉子搞出来的贱种。

我爹一句句骂得极狠，可是落在我心上，却犹如甘霖。

哥哥也一样，他蹲下去与我爹平时，急切地问道：「你说什么？我不是你儿子？」

「呸！就你也配做我儿子！」

他怔了怔，忽然笑了一下，微微颤抖着牵起我的手，带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天牢。

他的手心全是汗，我也一样，我们的心跳得极快，跳着跳着，就跳到一起去了。

他将我牵上马车，克制着那份几乎难言的激动抱住我，道：「余儿，我不是他儿子，你听到了吗？我不是他的儿子！」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哥哥！」我望着他，泪如雨下。

他笑了起来，随后眼睛也湿了，眼泪滚落下来。

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见他哭成这样，从他即便被人打断骨头也不曾哭过。

「余儿，余儿。」

他捧着 my 脸，小狗舔水似的不停地吻我，我的口中咸咸涩涩的，分不清是谁的泪水。

那天回去以后，他便开始四处打点，如今他是朝中新贵，大家都愿意给他点面子，在皇上面前说几句话。

半个月以后，我娘出狱，回到了陆府，而我爹则被贬云南，永世不得回京。

我爹不用死了，我娘出来了，我坐在将军府里，满足得想哭。

哥哥披着一身月光走到我身边，微微有点醉，他才从外面应酬回来，喝了点酒，为了我爹的事，他喝了不少酒。

「余儿。」

他在我面前坐下，因为热，稍稍将衣衫解开了一点，露出好看的锁骨和一点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

「嫁给哥哥好不好？」他靠过来，用鼻头轻轻蹭我。

「可，可我们名义上还是兄妹啊，同姓尚不能通婚，更何况是兄妹呢？」

「没事，我们没有血缘，何况，哥哥已经自请镇守青州了，我们去青州生活，没有人会对我们指指点点的。」

「去青州？！」我忙道，「不行啊！要是离开京城，我娘会打断我的腿的！」

他捏住我的脸，道：「你就不怕哥哥打断你的腿？」

「你舍得吗？」我小声嗫嚅着，不敢抬头。

「舍不得。」

许久，他放了手，「真不嫁？」

「不嫁.....」

他生了气，坐远了一些。

没一会儿，又死皮赖脸地回来了，「你不肯嫁给哥哥，那，哥哥嫁给你好不好？」

我咽了咽口水，心跳得极快，忙道：「这，这不是一样的嘛！」

「嗯，是一样的，不管怎样，哥哥都是一样的喜欢你。」

他抱住我，缠在我身上将我亲了个遍，凑在我耳边撒娇道：

「哥哥被你亲了，抱了，还睡了，哥哥都不干净了，余儿不肯要哥哥，哥哥该怎么办呢？」

「哪里就睡过了.....」

「不管，躺在一起就算睡了。」

我在他的纠缠下，心软成了一摊水。

「余儿，你就答应了吧，好不好？」

「那，好吧，可是我娘.....唔。」

他吻着我，极深极深，仿佛要把我吃下去。

娘亲，对不住，我顶不住了，我把你的小白脸们接到京城来，代替我陪你吧。

一个月后，我们踏上了前往青州的路途，马车将行时，一个人却忽然冲过来，死死抓住了车沿。

「将军，你带上我吧！」

我探头去看，却是月见清，他瘦了许多，面色也很苍白，像是生着什么大病。

「求你了，我别无所求，只要能跟在你身边，哪怕做个下人，照顾你和余儿都成！」

他祈求着，卑微至极。

哥哥面色沉了沉，一脚将他踹开。

月见清倒在地上，挨踹的分明是胸口，可是他此刻却痛苦地捂着腿间，一个声儿也叫不出来。

「走。」

马车摇晃着走了起来，我小心地捏捏哥哥的脸，问道：「你和那个月见清，有没有……」

他脸色铁青，「没有。」

「真没有？」

「若真有，就不只是斩掉他命根子这么简单了。」

「哦.....那有没有抱抱什么的？」

他盯着我，「怎么才能堵上你的嘴？」

「干吗要.....唔！你，唔！哪有.....这般.....亲的.....」

我，我要断气了.....

马车摇晃，风光正好，外头一片欢声笑语，而我这个小可怜却被堵了嘴，这谁看了不说一声惨。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

他瞧着我，目光炽烈得要把我烫化。

好，不卖乖了，开车，专心开车。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